永續台灣向前行

●王俊秀／聯合大學副校長、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很榮幸獲邀參加「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研習營，國內有關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方面的活動，不管是講習會或是相關的課程其實並不多，當然其中不乏有涉及國際關係的研究等等。我想國內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形，主要是因為台灣退出聯合國以後，等於是自外於聯合國，聯合國相關的消息對我們而言，當然比較陌生。有人認為台灣要有更好的發展空間，應該要加入聯合國。對此，我有不同的想法，我認為我們要有一個更積極的主張，例如聯合國要加入我們才對，類似這種不一定要緊抱聯合國大腿的想法，必須要有。因為聯合國無法有效約束它所有的會員國，以致本身也面臨到很大的問題。由此可知，聯合國舉辦的很多大會，都要求非政府組織（NGOs）來參加，最主要目的就是想藉由民間力量來制衡政府。我希望在今天這堂課程裡面，提出一個另類的觀點，例如我們加入聯合國是台灣對外關係中的一個策略，千萬不要變成台灣對外關係的唯一策略，透過今天這個研習營大家可以把這種過去教育體制下所產生的二分法思維破除掉。

過去二分法的思維，強調不是「對」就是「錯」，事實上這些問題有這麼單純嗎？我認為這種二分法的思維影響每一個人很多，甚至影響多數人的生活態度。各位都是考上大學而進入天堂的幸運兒，但是社會上還有一大批人，因為不習慣考試這一套固定的升學模式，受限於台灣的教育環境，而無法進入大學，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認為之所以造成這個現象，主要原因是多元體制的精神沒有被充份掌握。因此，我們習慣把事情簡化成不是「對」就是「錯」，而很會考試的學生能夠進入大學，而不會考試的人就得到下層社會去發展，這種二分法的方式，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是不利的。為了有效破除二分法，不管我今天所教授的內容是什麼，這些都是小事情，上網也都能找到資料。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教你們如何釣魚，而不是釣魚給你們吃，我想要提供給各位一支釣竿，希望你們善用這支釣竿來處理任何問題，不管是公領域、私領域，或是家裡的、學校的問題，都一樣好用。

言歸正傳，我們現在要談的是有關促進典範的轉移（paradigm shift），簡單來說就是要革除過去老舊落伍的思想。我們小時候都讀過「愚公移山」的故事，也把它當成一個很好的典範。假使套用在現有環境的觀點來看，愚公移山的故事簡直是在開玩笑，「愚公移山」是一個很糟糕的示範，名字取得很好聽，不過作法上實在是太笨了。把整座山移除，不但改變氣候也破壞生態，台灣之所以會有土石流的問

題，就是因為過度相信人類可以改變自然而來的，林肯大郡就是愚公移山失敗的一個例子。我們要轉變典範，以「天人合一」的觀念，取代過去「人定勝天」的錯誤觀念。雖然天人合一到目前為止，現在還在宗教領域裡打轉，未來如果各位能夠將這種思想科學化、社會學化、政治學化，就會發現天人合一是一套非常好的思想。如何將我們的觀念從「人定勝天」轉到「天人合一」，亦是今天課程的重點。

回到剛才提到的二元論，舉例來說，有關台灣的統獨議題，聽起來好像只有兩個選擇：「統」與「獨」，可是真正二元論的關係，最精彩的部分都沒有被討論到。還有其他四個選項包括統中有獨、獨中有統、又統又獨、不統不獨，都沒有被討論過。所以我要送給各位的第一根釣竿叫做「第三隻眼」。各位都有一雙眼沒有錯，有人還有四隻眼睛，跟我一樣都是四眼田雞，但我認為這第三隻眼很重要，我們要訓練自己能夠超越眼前的世界，各位是大學生，要看到平常人看不到的問題。理想中的社會組成，大學應該是帶頭領導社會去發展，可惜的是台灣並不是這樣發展。台灣目前一百六十幾所大學多是跟隨著社會的步調在走，大學不能夠做社會的先鋒，帶領社會往前走，大學高等教育的社會功能也就失去。在一個社會中，象牙塔的角色很重要，大學一定要是象牙塔，如果沒有象牙塔，大家都說哲學系、數學系出來都找不到工作，乾脆把這些系關掉算了，這樣說可行嗎？我認為，如果大學沒有哲學系、數學系的存在，那麼這個大學也應該要關掉。因此，所謂第三隻眼也就是 各位的觀點，各位要有第三隻眼，能舉出平常社會人士所察覺不到的觀點，同時也要超越上流美、柯賜海等這些人講話的層次，不要反被他們所套牢，大學生要有這一付基本釣竿，第三隻眼要先穩住。

今天報告的題目是「永續台灣向前行」，與先前擬定的題目「經濟與社會：永續發展」不同。我改變題目的的理由是因為永續發展包含下列幾個項目：一、環境與生態；二、社會與經濟；三、制度。我相信各位過去上課時，一定有很多老師跟各位講到，政策制定過程中，有關環境、社會、經濟與制度的要素，必須同時納入考慮。台灣過去一味講求拚經濟，並沒有考慮到環境保育，現在的主流價值則是講求永續發展，我們要依循聯合國環境保育的觀點，縱使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台灣也要努力做出比會員國更好的成績。我們要有先把台灣弄好的觀點，思考如何永續發展，無關台灣是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台灣只要做出一定的成果之後，相信聯合國就會來拜託我們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國。假使用這種觀點來看待台灣要不要加入聯合國這件事，目前看來並沒什麼大不了，因為台灣未來有可能在這種過程中超越現有問題。

1992年個人有機會參加在巴西舉行的「里約地球高峰會」（Rio Earth Summit），前年也有機會參加在南非舉行的「永續發展高峰會」，國內有人參加過兩次高峰會的並不多，至少各位比較熟悉的是葉俊榮老師與我都參加過。因為我一直在民間社會裡面參與，而葉俊榮老師則進入政府機關裡服務，我們兩個很自然地就形成一種伙伴關係（partnership）。傳統的社會運動，想盡辦法要把政府拉下來，後來發現縱使把政府拉下來，依舊是不夠。如果又有機會使社會團體與政府結合成為伙伴，

讓社會團體的意見可以進入政府之內，這種合作關係對台灣的發展將會很有利。我跟葉俊榮老師現在都在嘗試推動如何促進政府與社會團體的伙伴關係這些事情。譬如最近我跟葉俊榮老師講，你不可能永遠在行政院的永續發展委員會工作，總統大選之後變化會很大，無論如何你都要把永續發展委員會制度化，並讓它能夠在政府體制內運作。目前行政院的永續發展委員會並沒有發揮功能，因為其他部門施行任何政策前，不必經過永續發展委員會的審核也一樣照做。所以永續發展委員會要發揮功能，必須要讓各個地方都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於是葉教授接受我的建議，提撥預算在九個縣市從事永續發展委員會的組織建構，只要一成立馬上制度化，不管以後如何演變都不會影響到永續發展委員會的運作。

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的組成涵蓋三個部分，包括三分之一是官員，三分之一是學者，三分之一是非政府組織（NGOs）。坦白講這樣的組織建構，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而且可以運作的很好，不過它的功能還待改善。我剛剛之所以會說要讓聯合國加入台灣的理由，是因為去年葉俊榮老師一手所推動的政府公布永續發展指標。縱使政府知道永續發展指標推出來以後，還是會被人家罵，但是我們面對這塊土地，必須誠實以待，政府有任何問題都要改正。就以這一點而論，政府官員與民間團體做為伙伴關係，本來就是理所當然。

我跟各位講一個有關聯合國的笑話，聯合國曾給全世界的小朋友出了一道題目，假設你們代表各國的小朋友，題目是「對於其它國家糧食短缺的問題，請你談談自己的解決辦法？」這真是一個好問題，非洲的小朋友看到題目之後便說，什麼叫做糧食？因為饑荒都發生在非洲，因此非洲小朋友並不知道什麼叫做糧食。但是，歐洲的小朋友看完題目後，卻問什麼叫做短缺？歐洲的小朋友對這個議題，並沒有特別的感受，因為他們生活舒適慣了。亞洲的小朋友常常不知道什麼叫做自己的看法，這也是目前台灣教改所遇到的一個困境。

我希望各位從今天起要有自己的看法，問問題並沒有所謂「好」與「壞」，問問題只有「有」與「沒有」的差別。為什麼要教各位學問？學問不僅是會考試而已，學問需要自己學習如何問，如此才有自己的看法。日後各位如果有機會到國外留學，因為我曾到日本唸碩士、再到美國唸博士，我可以比較出兩邊老師的差異。台灣到國外讀書的研究生都很努力，比老師早到十五分鐘，也比老師晚十五分鐘離開，但是學期末得到的成績卻是不及格，為什麼？國外的教授們普遍認為學生上課沒有發問，還不如不要來，學生上課不提問，等於沒有來上課。

我要告訴各位千萬不要只用美國的角度來看天下，你們在台北也不要用台北的角度看天下。九二一災區的重建如何推動？我認為不能光從台北的角度，來看災區重建的問題，這不是技術的問題，更不是在冷氣房裡面光想就可以做好災區重建工作。我所謂不要從美國看天下的意思，就像人類學倡導「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思維，人類學強調互為主體。假使我是你會怎麼想？假使我是小貓，我又會怎麼想？假使我是流浪狗，我會怎麼想？國外有些地方都市計畫做的好，不是因為人類中心主義所致，例如日本東京有一個地

方，當初為了把都市計畫做好，特別在狗的脖子綁上一個攝影機，讓牠在街道上行走，規劃出一個以狗為中心的都市，因為狗所看到的角度跟人是很不一樣的，如果牠看到的地方可以改善，那麼都市其它地方的規劃就沒有大問題。我提出這類的想法，就是提醒大家不要以美國的角度來看天下。

其次，根據過去的文獻資料可以知道，這些年來世界人口增加很多，但問題的重點則是不要以數量來探討問題。我提出一個問題：現在世界上出現人口問題，還是問題人口？我認為這很難說，按照目前的比例，美國的問題人口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從環保的眼光來看，美國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問題人口，因為他們在資源的使用上十分浪費，這些人使用世界一半的資源，這是不及格的。因此現在世界的問題，到底是人口問題，還是問題人口？

我們必須想盡辦法讓台灣二千三百萬人都不會變成問題人口。這裡所強調環境保育的觀念，從冰柱裡面可以看到二氧化碳（CO_2）的濃度，代表著全球氣候變遷，溫室的氣體，海平面上升，北極的冰開始溶化等等是由於溫室效應而來的；至於有關台灣生態環境的影響變數，則包括汽機車排放的黑煙、養豬業的排泄物等等，我們都要針對這些影響生態環境的負面因素做一些探討；再者，台灣的水泥消耗量應該是全世界第一名，過度使用水泥也是產生溫室效應的來源之一，所以如何開發新的建材，這些都是未來台灣應該努力的方向。

各位都知道全球的溫室效應，造成氣候變化異常，在不該冷的地方變得很冷，冷的地方又變得很熱。南極的冰原，過去的CO_2值從180PDM上升至280PDM，現在已經增加到370PDM，早已破壞系統的自然週期。

我們用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所謂的交換（exchange）理論。在過去的社會生活，充滿了交換的行為，我用錢去買東西就是一種交換的模式。人與人之間也有交換的關係，我用信任和你的信任交換變成友誼，親情也有交換，環境系統與社會系統當然也有交換，過去都叫做「負交換」（negative exchange）。如果是「正交換」（positive exchange），就是「互利共生」（mutualism），兩個都有好處（雙方互蒙其利）；而所謂「片利共生」（commensalism）則是生物學的概念，指一邊有好處，至少一邊沒有影響（一方獲利，另一方利弊皆無），反之就是「共死」，兩邊都很糟糕（亦即「天人永隔」的層次）。生態環境基本上比較傾向於片利共生然後朝向共死。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沒有把環境當做主軸來考量，這對我們而言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針對社會生產以及消費環境等社會與環境的糾結之類的概念，在世界末日鐘、每年的兒童高峰會議上都有進行討論。世界末日鐘設在芝加哥，有一些衡量指標是用來說明，世界是不是朝向末日？在冷戰時期美蘇在進行軍備競賽時，世界末日鐘也曾用核子的彈頭有多少來做指標，當時都是在十一時五十幾分。1980年以後世界末日的指標都指向於環境污染，亦即世界環境污染指標已經取代核子武器的競賽，變成世界上最主要的末日指標。

很多人都看過原子彈在長崎、廣島爆炸的紀錄片，可是我們卻不覺得環境污染有那麼嚴重？在此提出兩個概念：一是蝴蝶效

應（butterfly effects）；二是煮蛙效應（the parable of the boiled frog）。所謂蝴蝶效應，好像北京公園裡有一隻蝴蝶揮一揮翅膀，導致南半球一個國家的滅亡，乍聽之下兩者好像沒有關係，事實上萬事萬物都有關連。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能說這件事與其他事沒有任何關係，事實上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每一件事都有可能延伸出很多問題，甚至導致人類無法思考的結果，例如自然環境就有這個特色。由於我們對環境污染所引發的問題，沒有具體的切身之痛，會使我們對環境污染的戒心降低，甚至並不覺得環境污染有多麼嚴重。而所謂煮蛙效應，就是指青蛙放在冷水裡面，起初牠會很高興，提高溫度十度後牠覺得溫暖一些，提高溫度到二十度時還可忍受，等溫度提升到五十度時開始有泡溫泉的感覺，等到慢慢將溫度升高至一百度時牠就死掉了。牠是怎麼死的？其實牠也不知道，牠就是慢慢適應環境卻不知環境的變遷已威脅到牠的生存。我覺得人類目前和青蛙一樣，處在受威脅的環境中卻沒有警覺。

我們常常講享受現有的生態環境，其實是向後代子孫所預借而來的，不是繼承祖先的資產，這個觀念大家都會背，可是在民主的運作機制裡面，我們往往把小孩子排除在外面，現在所決定的一切事情，絕大部分是把未來的問題丟給下一代人去處理。例如我們決定要興建一座水庫時，我們有沒有問過附近的小朋友，請他們發表蓋水庫的看法。其實這些事情都應該詢問過小朋友的意見，也許過了幾十年之後興建水庫所產生的副作用，都是現在的兒童未來需要去面對處理的課題，當然也包括核廢料的問題。「主權在童」這個概念很重要，當然你們現在有投票權並不覺得有何不妥之處，可是回頭想想你們過去也曾受到壓抑十幾年，以前很多事情不能講，當時縱使你講了也沒有人理你。所以兒童的意見如何進入我們決策的機制，我想透過兒童公投是種可行的，這種情形恐怕也是典範轉移的一種。

關於兒童公投，其實真正需要辦公投的是兒童，兒童應有權力決定自己的未來。兒童公投是聯合國極力所推動的，過去兒童公投曾辦過幾次，但實際上卻沒有多大的市場。這次三二○公投如果不是大人們的公投，改成兒童來進行的公投，我想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將在一個星期內馬上漲停板，全世界唯有台灣那麼有前瞻性，願意配合永續發展的政策。假使台灣真的能夠舉辦兒童公投，將拉大與中國之間的差距至少五十年以上。

由於兒童公投目前為止並沒有什麼市場，主要是受限於兒童公投的議題或是其結果要納入市政計畫，聽起來很簡單，真正理由是沒有幾個國家敢真的去辦理。一旦兒童獲得公投的權利，那麼兒童有可能提出把政府換掉的主張，這個緣故才導致兒童公投才沒辦法確實執行，到現在為止只有五個國家曾辦過兒童公投。以最近舉辦兒童公投的國家加拿大為例，加國政府將公投議題依照承諾，全部納入市政計畫。我認為國家之所以偉大就在這個地方，不是因為敵人想像而來的，最主要的還是國家究竟為人民做了些什麼事。所以，我才認為兒童公投是可以舉辦的，我們應該在三二○公投時，也舉辦一個兒童公投，當然題目可能不會一樣。如果有一個機構願意在三二○那天來舉辦兒童公投，我相信至少公投的意義可以獲得彰顯。

再者，台灣社會因為環境與社會的負交換，造成富裕中的貧困，這是一個嚴重失衡的現象，為什麼？假使經濟上非常富裕，整體環境品質卻非常惡劣，各位有沒有考慮到環境保護的問題，我們過去的發展情況就是如此，致力拚經濟的後果，導致環境遭受破壞，社會治安也好不到哪裡去。各位應該可以同意我的說法，現在只要隨便打幾通電話，想要什麼槍就可買得到什麼槍，這就是目前社會發展的現況，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這就是社會貧窮的一種表現，社會治安變得敗壞，女生就變得很可憐，於是產生所謂「三寸金蓮現代化」的現象。也就是說，你們現在已經沒有傳統的束縛與限制，可以到處跑，可惜因為社會治安的敗壞，讓許多女孩子自己一個人不敢坐計程車，甚至女孩子在外能夠使用的時間與空間都受到限制，如同過去女性受到傳統的限制一樣，這就是所謂社會的貧窮。

過去的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亦被稱為國民污染毛額（Gross National Pollution），包括了垃圾、噪音及污染（Garbage, Noise and Pollution）。換句話說，台灣社會在努力拚經濟的過程中，也會產生很多垃圾、噪音及污染。因為GNP＝NG（黑槍）＋NP（污染），G=黑槍（Guns），P=污染（Pollution），所以GNP＝N（G＋P），可以將GNP視為許多黑槍G（Guns）加污染P（Pollution）。回顧台灣發展的歷程，我們必須面對過去錯誤的作法，知道以後不可以繼續這樣作。我們要從環境保育、社會與經濟發展一起考量，讓我們的經濟成長是一個兼具環境、社會為特色的成長，唯有永續發展才是未來要走的路。

台灣目前面臨最大的另一個問題是環境風險，為什麼台灣是一個環境高風險的國家，有這麼多環境風險？對此，常常有人提到所謂「最少抵抗原則」，什麼叫做最少抵抗原則？我想問各位，為什麼垃圾焚化爐、工業區都要在海邊興建？我想是因為海邊的招潮蟹或沙灘並不會抵抗人類的破壞。同樣的道理，核廢料放到蘭嶼去，是因為蘭嶼的人不會抵抗，所以「鄰避」（NIMBY，Not-In-My-Back-Yard：指不要設在我家後院的意涵）設施都跑到海邊招潮蟹的故鄉或跑到蘭嶼達悟族的故鄉，因為他們不會抵抗。我希望今天來參加的成員，能夠增加他們的抵抗力，並在未來幫助這些沒有聲音的人。

地球是所有人類共同的家，為什麼生態學與經濟學都是ECO開頭？絕對不是偶然的，economics、ecology 兩個字是同門師兄弟，ECO是指家，地球是一個家，所以地球裡面的招潮蟹與我們本來就是鄰居。Economics、Ecology 這兩個要能夠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可見典範的轉移是多麼重要。

按照台電總經理的說法：因為高污染核廢料都放在核能電廠裡，放在蘭嶼的核廢料都是中低度的，如衣服之類的物品，應該很好處理。對此，我提出不同的想法，我認為全國有一個地方是放核廢料最安全也最好，那就是總統府前面的廣場，而每天還有憲兵二十四小時在那邊巡邏，而旁邊的北一女學生，有時候也來守候一下，台灣沒有一個地方比這裡更安全與適合。各位知道，其實抵抗力大小是影響台電設置核廢料儲存場的考慮因素之一。我認為我們必須謹記環境污染的「三大家」，最大的污染源來自於國家，第二個污染源則

是資本家，最後才是住家。假使國家把永續發展視為施政的重點，只要國家污染的行為有所改變，那麼國家製造污染的惡名就會改善，國家推動任何政策過程中，難免會造成污染。其次，過去資本家往往被當成傳統的敵人，例如李長榮公司造成的污染事件，資本家索性把工廠圍起來，大門用水泥封起來，阻止外界的批評與壓力，這些行為過去都曾發生過。台灣是一個外銷導向的國家，這幾年來部分規模比較大的外銷企業，發現如果他們的環境保育工作沒做好，所生產的產品沒有拿到歐洲相關的環保標章，他們的產品根本無法出口到歐美國家，影響甚大。這些大資本家受到這種限制與要求，不得不改變，這對降低台灣的污染是件好事。當然也有資本家認為，做好環保有益於改善公司的形象，因此這些資本家開始轉變態度，普遍來講中小企業在這方面尚待改善。我認為台灣要落實環境保育的工作，阻力最大的應該是住家，台灣每一個家庭恐怕已成為這個社會主要的污染源，例如現在很多大賣場，一再鼓勵消費者東西買得愈多，省得越多，所以家家戶戶都變成小潤發、小愛買之類。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很多東西都沒有用就丟掉，資源浪費的情形非常嚴重，無形之中增添社會許多處理的成本。

如果我們不朝向以環境發展為主軸的永續社會，而繼續放任經濟發展可逆著環境社會而走的話，台灣人就會變成「環境難民」（environmental refugees）。所謂環境難民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難民那樣，而是指台灣人失去良好的生活環境。其實，享受良好的生活環境是我們的基本人權，譬如台灣有一百萬位的氣喘兒，其實百分之二十是因為氣候所造成，而百分之八十則是因為環境污染所致。最具體的例子，出現在高雄，早期的高雄人要喝乾淨的水都要花錢去買，整個高雄市民都算是環境難民。而環境難民的空間與人口所組成的世界稱為「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主要是由環境污染的地方與環境污染的人民所組成。我們希望進行典範的轉移，過去強調科技發展，但沒有強調社會科技，其實我們應該要有社會科技來做典範的轉移，進行所謂的正交換。

再來，談到有關環境的社會建構與自我的加速化。舉個例子來說，把自己當成小狗、小貓養在家裡，叫做自我加速化。現在家庭的小孩子生的很少，平常如果兄弟互動不多，也很少在一起聊天，我想每個人溝通的對象恐怕只有電腦，這個樣子繼續下去，很容易變成自我加速化，認為只要把自己當成小狗、小貓養在家裡，與外面的社區沒有進行任何的互動時，以為只要把家裡鐵門一關就會誤認外界的環境變化對自己不會有什麼影響。

另外，台灣社會也出現了住宅監獄化的現象，很多家庭都裝設鐵窗而把人關在裡面。最近台北市信義區推出一棟豪宅，其基本的底價是一億，建設公司在售屋的宣傳廣告上，宣稱該棟建築物非常堅固，縱使是飛毛腿飛彈也打不進來。這就令我聯想到，人花一億元做一間監獄，然後再把自己關在裡面，人如果不與社會進行互動，這就等於是把人關在一億元打造的監獄內。

台灣社會的問題不只上述這些情形，還有包括天災人禍化的現象。台灣很多的天然災害大部分是人禍所造成的，例如政府在不應該發證照的地方，卻發出證照允許

建設公司開發，致使本來不應該住人的地區卻住了很多人，所以我才說台灣的天災大多是人禍所造成。其次，台灣社會也有陽宅陰宅化的現象，在台灣社會中陽宅和陰宅其實是一線之隔，聽起來很刺耳，林肯大郡就是一個例子。社會上一般人多會參考風水，許多風水好的地方，很遺憾這些地方大多是生態敏感區，所以有人說林肯大郡是因為地點的風水好，才會有人去買，但是這些人卻忽略了風水還有分「小眾風水」、「大眾風水」。所謂小眾風水是什麼？看自己的陽宅、陰宅叫做小眾風水。而什麼是大眾風水？好山好水，山坡地，叫做大眾風水。台灣人只注重小眾風水，卻忘了大眾風水對人的影響，以致產生陽宅陰宅化的現象。

除此之外，台灣也有環境原料化、商品化的問題。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棲地零碎化（habitat fragmentation）的現象，我們有很多自然的生態環境，因為棲地的零碎化，像自然生態棲地的零碎化，使野生動物生存的機會減少很多。再者，因為人類建造高速公路的緣故，讓原本高速公路兩側的動植物，受到高速公路的限制而相隔兩地，因此國外有人在高速公路底下建立一些涵洞，讓高速公路兩側的動物能夠通過高速公路。各位可以到歐洲去看，他們在高速公路下建造所謂的生態廊道（corridor），人們在生態廊道設置錄影機，可以發現一些動物經過生態廊道跑來跑去，由此設置生態廊道可以把兩側的棲息地結合起來，這是台灣目前必須要作的一件事。因此我們可以透過生態廊道的建立，把雪霸國家公園與太魯閣國家公園聯合在一起，一旦動物的棲息地連結起來，很多動物就可以存活。

請教各位，我們都在創造文明嗎？我們是文明人嗎？早期建造水庫的工程師被稱為文明的野蠻人（civilized barbarian），這是因為建造水庫的過程中，不知有多少動植物因此而被犧牲掉，所以當我們思考永續發展時，必須要一併思考社會發展與生態維護的問題，而不可再發生文明野蠻化的現象。

生活麥當勞化，是違反多樣性的原則。我們強調多樣性與多元化，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麥當勞化，這個世界就變得很無趣，我認為除了麥當勞之外，還應該要有鬍鬚張魯肉飯等不同的東西，這個社會才算是多元。

環境不義：我們只有一個台灣，生態被破壞使台灣成為一個高風險的社會，我們稱為永恆的鄉愁。風險擴大機常常會扣發（trigger）災害扳機，造成天災人禍化災害的增加。過去推動成長看不見的手，已經成為踐踏土地看不見的腳；針對上述現象，如何把風險減低，並把環境保育納入中心機制，台灣的生態環境才會有所改善。

樂觀暴力：環境破壞的「三大家」為國家、資本家、住家，其中國家為什麼會被封為最大家？因為國家常常會有樂觀暴力，就是高估效益，低估風險的狀況發生。例如當國家決定興建某一項建設時，總是會向人民提出一大堆建設的好處與願景，以強化建設的正當性，另一方面政府也會表示，所有負面的結果都在評估之內。可是實際上，每當建設完工之後的成果往往與當初所說的剛好相反——效益低、風險大。這就是政府的樂觀暴力。

組織的不負責任化：指國家耗用過多的資源、或設立過多的部會，造成組織的不

負責任化問題。

簡單現代化是指過去我們常常認為只要購買了外國先進的設備、我們就能邁入現代化的國家行列，這就是簡單的現代化。

資本家財富分配等於風險分配：以科學園區為例，科學園區的廠商可說是全國的股王，吸引全國各地的人都來買園區廠商的股票，呈現一種「祭祀圈」的現象。何謂祭祀圈？很像媽祖廟，全國都跟他拜一樣，所以他叫科技祭祀圈，他為了要股票上市、提高廠商的股價，必須二十四小時都在工作，第一班是台灣人，第二班是泰國人，第三班是菲律賓人。這時資本家的考慮重點只有經濟發展，導致財富分配等於風險分配，也才會發生科學園區裡面的廠商將有機的廢溶劑倒在高屏溪裡的事情，這是資本家的財富分配等於風險分配的結果。如果廠商一味尋求發展，並沒有考慮到環境生態，則必然遭受處罰，在國外已經有這類的情事發生，消費者有權要求企業應重視環境保育的概念，而任何公司的股票上市之前，如果這個公司過去有破壞環境的前科，政府一律不准上市，或當公司股票上市的過程中，對自然環境有所損害，政府也要把他拉下櫃來，這就是政府應該做的事，而不涉及經濟議題的考量。

文化行李（cultural luggage）：所謂文化行李是指一個人生長在某一個文化之中，不管這個人移動到什麼地方，這個文化都會緊跟著你，就好像你的行李一樣。例如社會中許多人都會考慮到風水的問題，這可能是一個文化行李，縱使你到任何地方，就會想說我們來看看這個地方風水如何，所以風水是個文化行李。另外，都市計畫內也有所謂「下舖上住」一樓開店而二樓住家的規劃，這種情況在台灣是很平常的現象，可是在國外卻不是這樣。國外都市計畫中的分區，是為了避免「空間摩擦」（friction of space），才進行都市的規劃，例如將工廠設在右邊，文教區設在南邊，而住宅區就設在北邊，這叫做「平面分區」。台灣因為具有文化行李的特色，習慣一樓開店叫做商業區，二樓住家叫做住宅區，三樓補習班叫做文教區，四樓做事叫做工業區，五樓設立卡拉OK叫做娛樂區，台灣就是這樣子。台灣這樣的文化行李，因為綜合大樓內每一樓的用戶都不一樣，極容易造成很高的安全風險。因此，我們從事永續發展的過程中，必須想盡辦法針對文化行李的問題提出對策，以減少風險的威脅。

永續發展同心圓：過去的社會文化有社會文化的發展模式，環境、經濟發展各行其是。環境保護的層次最低，經濟發展最重要，接下來好不容易才開始要求生活品質，稍微有一點交集。環境、社會、經濟三個層次之中，環境的重要性還是最低？這是從「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層面來思考，並沒有考慮到其他的生命或生態。因此，我們需要將環境生態層次提升到最高，社會文化第二，經濟科技最小，或是經濟科技擺在中間。以環境生態為主軸的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才是滿足我們追求永續發展同心圓的目標。如果我們可以做到這個目標，我相信台灣不需幾年，就可以變成永續發展的示範區。

我們有沒有辦法接受正交換的觀念？有下列幾點值得我們來思考：一、思想決定一切：我們希望能夠推動以環境為主軸的社會、經濟、科技發展。二、所有設計的致命錯誤都在第一天造成，前面做得對最

後面就對，思想一旦錯誤，後面造成的結果就會形成生靈塗炭。三、愛因斯坦說，問題無法在既有的情境中獲得解決。簡單來說，想要有效解決環境的問題，光是透過環境專家來解決，恐怕注定要失敗，而面對經濟問題去找經濟專家來處理，同樣的結果也是失敗。因為這類問題是無法在既有的情境中獲得解決，頂多是治標而無法治本。我們有無辦法可請服裝設計師來解決環境的問題？這可能需要思考一下，我們常講，推動環境保育並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因此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當我們外食時，每一個能夠自備筷子或碗盤，對此如果我們不好好設計，每一個人外食時，是不是都要背個背包，後面還附有整套的瓦斯爐設備？因為要減少資源的浪費，反而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很不方便，除非有服裝設計師想到這一點，可以在服裝的配件裡多加一個東西，也許可以做成葫蘆的樣子搭配服裝，葫蘆底下是一個碗，上面是一個杯子，筷子可以摺疊並放入，而且在質料上是鈦合金，然後搭配服裝一起來賣，這也是一個典範的轉換，人們發現穿那麼幽雅的服裝，還可以自備碗筷，會是一種好玩的事情。所以只要全國的中小學朋友或是大學生，人腰一葫，相信台灣的環境問題，在幾年內至少會獲得二分之一程度以上的解決。當服裝設計師也可以解決環境的問題，這樣的想法出現之後，還可以創造出更多的想像、創意。

過去有很多外來的原理、制度、規章，進入中國社會之後就變成例外。在彼岸的文學家魯迅，好像曾說過：「火藥是在中國發明的，但火藥傳到西洋之後，卻促進船堅炮利，這種技術在台灣卻拿來放鞭炮；羅盤傳到西方世界後卻促進航海技術的進步，但是羅盤在台灣卻被拿來看風水。同樣的東西，到了西方大大有用，留在台灣就不一樣，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要抓到台灣的土地，社會化、脈絡化的核心。如何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不可再有人類中心主義，至少要先有生命中心主義，將所有生命的物體都一視同仁。至於其他沒有生命的，譬如太魯閣國家公園，它也需要被同等對待；那些沒有生命的石頭，因為它是自然生態的組成，由自然權到自然的權利（natural rights），自然權還是人的權利，至於那些招潮蟹的權利呢？那些石頭的權利呢？我們要讓弱勢的強大起來，讓沒有聲音的可發出聲音，讓沒有抵抗力的也產生抵抗力。自然界裡面實在有太多的基因，未來我們可能都要靠這些自然界的基因來發展，包括亞馬遜河流域，裡面有太多的生物基因，我們的食品、藥品都要靠它來發展。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阿美族的原住民朋友，上山找野菜，隨便一找就可以找到二、三百種，每一種都可以叫出名字。但是我們居於主流社會的都市人到山上時，看到某些菇類很漂亮，可能一吃就死掉，兩者的生態智慧差太遠了，因為原住民與自然較為密切，光就這點而言都市人和原住民根本不能比較。

聯合國一再強調，衡量一個國家的國力有三種資本：一、傳統的經濟資本；二、如好山好水的自然資本；三、人文資本。台灣有多少自然資本或人文資本？如果我們一切都向錢看，台灣目前的國力將只剩下現在的三分之一。我們所擁有的自然資本與人文資本還很欠缺，難怪有一次我們到國外開研討會，有一位老外跟我們講，

你們台灣人已經窮到只剩下有錢，因為在台灣有太多好山好水的自然環境已經用錢買不到了。

三生到三淨：所謂三生指的是生態、生產與生命，我們也許應該抓住台灣的脈絡，台灣很多人信仰佛教，而佛教強調淨土觀，三淨的思想包括：心淨、眾生淨、國土淨。在此可以做一個思考，為什麼我們制定政策，都要按照美國的眼光來看天下，我們應該可以用台灣的角度來看天下，用台灣的觀點來詮釋三淨（心淨、眾生淨、國土淨），特別是淨土觀，這是佛教的一個重點，強調要做往生淨土，人死後的一個淨土。按照這個觀念，我們可以對一般民眾強調，沒有目前乾淨的莊嚴國土，你未來如何會有乾淨的往生土？所以我們還是要往前進一步，把現在的環境弄好，那麼未來就會有淨土，達到所謂三生到三淨的境界。

關於典範轉移的行動，以下簡單介紹幾種比較特別的運動：一、國民信託運動（national trust或譯為國民信託）；二、外債換取自然運動（debt for the nature）；三、環境正義運動（environmental justice）；四、生態智慧財產權運動（ecological wisdom PR）；五、環境自治體運動（environmental initiative）；六、共同購買運動；七、自然的權利運動（rights of the nature）；八、環境會計運動（environmental accounting）；九、數位化環境主義運動（digital environmentalism），這些都是用社會的觀點來看，促進永續發展的一些運動。

國家信託的意思，就是指我們繳稅給國家，國家幫我們建設很多國家公園、生態保育園區。我們是不是可以集資，一個人出二、三百元然後去買一塊濕地來經營，包括文化資產、自然資產，都可稱為國民信託運動。國民信託運動的內容，包括形式疆界到操作疆界，所謂形式疆界，台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有人民、有土地，這對永續發展來說，顯然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操作疆界。如果我們做的夠友善，將整個地球視為一個操作的疆界，以酸雨為例，台灣酸雨跑到哪裡去？跑到菲律賓，又台灣的酸雨從哪裡來？從中國的東南沿海與日本的南部而來，現在酸雨的問題，早就跨越國界的限制。我們可以用酸雨來界定一個所謂的操作疆界，範圍包括中國東南沿海、日本南部、菲律賓北部和台灣，這是未來必須努力的目標；如果各個國家不在乎外部的環境變化，每一個國家獨善其身，每個國家都會是一個大型的煙囪，燒出全球性的溫室效應問題。

國民信託運動的簡單概念，乃在彰顯在當一萬個人每人都奉獻一元時，它的力量比一個人拿出一萬元還要大一萬倍，這是小兵立大功的例子。英國的國民信託運動，從1895年到現在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目前大湖區也是國民信託在管理，很多古堡也都是國民信託在管，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失敗的個案。英國的國民信託運動，只要登報要買一個濕地需要三億，兩個星期以內就會有三億元的收入，沒有失敗過的案例。

英國國民信託的產值，是全英國的第三位，為什麼？因為歐洲很多國家，不管是旅遊還是畢業旅行都會到英國參觀，加上英國具有國民信託的特色，而他們的財產大多是古堡，這些古堡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鼓勵青年劇場的運動，任何小朋友的學校，只要表演的內容涉及中古世紀的歌劇或戲劇，古堡都可免費出借當表演

的場所。免費借給附近的中小學來演中古世紀的戲劇，這是英國推動青年劇場運動的例子。

至於，日本的龍貓（Totoro）則是一個很特殊的國民信託基金會，董事長是宮崎駿（Hayao Miyazaki）。宮崎駿因為寫了龍貓的故事之後，很多小朋友寫信給他都相信龍貓是真的，如果龍貓是真的存在，就要有一個故鄉。宮崎駿乃號召日本全國小朋友，在東京的狹山地區附近，買了四塊森林地：包括龍貓一號、龍貓二號、龍貓三號、龍貓四號，等著龍貓回家。有夢真美，夢圓更美，夢醒也是淒美。因為龍貓不可能回來，但是就是有夢真美，這是日本的龍貓森林國民信託基金會。

過去我一直希望，我們也可以買一塊台灣的海岸線，並讓民間來經營海岸線作為公共用途，而不是讓它變成垃圾場或工業區。我記得有一次，曾號召人民，推動一個國民信託來購買內灣當地的一棟具有紀念性的建築物，可惜最後沒有成功，因為屋主將房子轉租給一個商家開餐廳。當初我們擬找尋九百九十九個支持者，一個人出一萬元，共同把建築物買下來，再交給當地人經營，可惜這個目標沒有成功。

其次，關於外債換取自然運動：全世界有外匯存底的國家並不多，而有外債的國家則不少。眾所皆知，巴西是全世界主要的外債大國，目前已經積欠兩千多億的美金，卻沒有辦法能夠清償債務。巴西現有的債務大多是早期帝國主義所遺留下來，像中南美洲、東南亞很多國家的外債也都和巴西一樣沒有辦法還債。如果世界上一些富有的國家，願意幫助這些貧窮國家償還外債，不過前提是要求貧窮國家在其國內規劃二、三百公頃的土地，作為設置自然保護區之用，這就是外債換取自然的概念。1987年有人開始推動這樣的運動，當時美國就有一個組織主動跟玻利維亞政府接洽，既然玻利維亞積欠這麼多的外債沒有辦法償還，如果有人捐出一百萬美金協助玻利維亞償還外債，那麼玻國政府必須答應規劃兩百公頃土地設立自然保護區，政府還必須提撥同樣的金額，維持國內的自然保護區。這種外國的民間團體協助政府還債，並不介入其他國家的內政，可以換來自然保護區的設立，就是外債換取自然的模式。

在此，我們可得到一個啟示，台灣的外交搞成現在這樣子，雖然已經換成綠色政府執政了，但還是用舊有的模式，推動金錢外交。為什麼政府不試圖轉換一個方向，我認為有些東西還是可以用外債來換取自然。最近有一個總統來，我完全不知道那個國家在哪裡，我們的外交工作可以改變一下思維，推動外債換取自然運動的外交。挪威的一個小學，幫哥斯大黎加償還外債，哥斯大黎加必須規劃出十公頃森林的土地，並用挪威這個學校的名字當作森林的名字，然後歡迎這個學校在暑假時，學生能夠包機從挪威飛到哥斯大黎加，從事露營活動，同時住在那裡三個月做田野調查，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戶外教育與生態教學。由此我們得到一種啟示，事實上，台灣每一個小學都可以做到，而且也不必跑那麼遠，菲律賓有那麼多的島，台灣的小學認養一個小島，這不是說要將這些島的主權變成是台灣的，而是由台灣幫助菲律賓政府照顧這些小島，這是一個很好的外交工作不是嗎？也算是外債換取自然運動的一種。

不僅如此，國家對國家也可以這樣做，

例如現在的八大工業國，都是外匯存底較多的國家，羅馬尼亞積欠龐大的外債，八大工業國家就可以跟羅馬尼亞簽訂外債換取自然的條約，要求羅馬尼亞在五年之內，把自然環境照顧好，如果在期限內達到八大工業國家的要求，羅馬尼亞的外債就可一筆勾銷。由此可知，羅馬尼亞是世界上很值得期待的一個國家，因為它有這個機會把整個國家的環境生態處理好，如果真的達到目的，就可以把外債一筆勾銷，國家能夠重新出發。如果國家可以申請股票上市的話，我相信羅馬尼亞會是一個概念股，值得大家投資的股票。顯然台灣可以做這類的事，台灣可以不必要政府出面，台灣目前有那麼多的民間團體可以幫忙政府推展外交工作，更何況台灣目前在外交部內，還有一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我相信台灣政府真的可以做這件事情。

第三、環境正義運動：各位可以理解，為什麼政府成立那些核廢料廠、或垃圾場都放到原住民住的地方，這就是環境不義的現象。環境不義常常與社會不義混在一起，因為遭受迫害的群體普遍都是經濟地位比較差或低的，容易造成環境不義的現象，而社會不義與環境不義兩者往往相輔相成。環境正義的運動很重要，美國目前已經有十七條法令把環境正義條款放進去，亦即社會上一旦發生這類的東西或現象，就要來檢討是不是有環境不義的勢力，進入弱勢團體的地方。

第四、生態智慧財產權運動：特別是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變成財產權是指日可待的。因為原住民他們的生態智慧，可以變成一個介入主流社會、導引主流社會走出迷失的力量。生態智慧財產權運動是現在很多國外原住民在推動的活動，亞馬遜河流域已經做了一部分，台灣也應該這樣做。藉著生態智慧，我們台灣的原住民可以再一次找回文化自尊與生態的自尊，因為那些地方是主流社會必須向他們學習的地方，他們應該把生態智慧弄的更好更完備。

第五、環境的自治體運動：目前推動的社區營造即是屬於這一類的活動。國外有很多人出來參與政治活動，特別是在競選活動時，很多候選人並不會跟選民提出要如何全力拚經濟，而是跟選民明確承諾，選上之後在任內要把環境照顧好，並讓自然環境吸引全國各地的遊客都來參觀。比如說日本有很多都市將建設的主軸，不是鎖定在經濟發展，而是如何將生態環境搞好，日本有幾個都市在這一方面做的很好，很多都變成全日本中小學畢業典禮，或是相關的一些休閒旅行，必去參觀的地方。如果台灣很多地方能夠好好照顧自然環境，政府也就不需要再拼命設工廠。既然日本能夠推動這種以環境為主軸的自治體運動，台灣當然也有機會，台灣的社會到目前為止，似乎都脫離不了所謂經濟發展的困境。最近台東關山鎮好不容易弄了一個環鎮的腳踏車道，便吸引全國的腳踏車迷都跑到關山鎮去騎腳踏車。事實上，這種基礎的建設應該在各鄉鎮都有才對，關山鎮能有這種建設是不得了的事情，吸引很多人願意扛著腳踏車到關山去騎腳踏車，可見台灣的公共財或是自然財，很值得各級政府大力發揮。簡單而言，環境的自治體運動的重點是要先抓到地利，日本的社區營造就是這樣做的，日本政府提供這些社區營造團體一些錢，鼓勵他們發揮創造力。我記得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有

一個村莊，他們思索如何讓社區營造工作更有特色，後來決定將村莊內所有的廁所都改為黃金打造，一下子竟變成全日本有名的觀光景點，不論中小學生或觀光客都特地搭遊覽車到那個村莊上廁所。但是，當隔壁的村莊說，黃金打造有什麼了不起，改用鑽石打造後，三天之內這個村莊就無法發展了。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是因為早先村莊並沒有展現抓地利的特質，只憑空創造一些引人關注的事務，可惜並沒有創造出所謂的不可替代性，等到他者創造出更吸引人的東西時，舊的東西馬上就被取代，由此可見如何抓地利是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台灣的社區營造也是一樣，當我們從事環境自治的時候，必須從基礎點開始，努力從我們歷史脈絡中，找出發展的軌跡，這是別人無法取代的，才有辦法永續發展。

第六、共同購買運動：這是台灣女性運動中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台灣女性在社會制約下，大部分的人免不了跟廚房有所關連，這是台灣社會對女性的制約，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只不過目前沒有辦法改變。基於此，自然就產生兩個概念：一個是婦女被制約的情況下，產生菜籃自覺；另外一個叫做搖籃自覺。我們每天買東西都要考慮很多，包括到底東西內部有沒有含毒物、是不是健康的，從那個時候形成菜籃自覺的概念，覺得自己來比較可靠，於是開始共同購買，自己直接跟農場簽訂契約，確保用耕種過程中沒有使用農藥等等，然後讓整個社區都來購買這種安全的產品。共同購買，就是簽訂社會契約以後跟農場直接購買，減少中間的菜蟲、米蟲剝削，雙方直接進行交易。共同購買運動是少數在WTO架構下，可以存活的地區性農業機制，基本上是因為不管外界所生產的東西多便宜，還是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人民只有信任那些特定的農夫，這些人相信農夫不會為了利益傷害他們，農夫會幫我們生產蔬菜、雞蛋，甚至可以說不僅不要農藥，而希望跟你採購的雞每天都能跑來跑去，因為我們不要吃飼料雞。目前有很多都市內大樓的社區，與台東、宜蘭、屏東等農場簽訂契約，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事，雖然生產的量很少，可是他還是一樣跟WTO機制有所區別的共同購買運動。

第七、自然的權利運動：對此，報上曾登出灰面鵟鷹（Butastur indicus）擬控告阮剛猛違造文書的消息。各位有無發現，原告不是人竟然可以提出告訴，這就是所謂自然權利運動。話說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當時彰化縣長阮剛猛決定要建設道路，於是便破壞灰面鵟鷹的棲息地。灰面鵟鷹連夜託夢給環保團體，於是環保團體就幫牠們找了一些資料、並幫牠寫狀子，原告是灰面鵟鷹控告縣長阮剛猛。當時的法官非常幽默，就接受了，第一審法官還判阮剛猛輸，不管結果如何，灰面鵟鷹控告阮剛猛就已經成為一個指標性的個案，這叫做自然的權利運動。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大概發生二十八件自然的權利運動，其中有一半強的官司都贏了，有的時候是河流贏、有的是一些螃蟹、有的是一些鳥類，反正贏了大約一半以上，這是很有意義的運動。

第八、環境的會計運動：各位比較知道的生態標章（eco-mark）。日本的小學生一個星期都要針對這個星期的食衣住行，將有沒有對環境產生影響的事，記在週記簿上，這類活動已經進行很多年，台灣其實也應該可以做，讓學生們在每一個星期內評估一般生活對環境的影響。

日本的生態標章，與台灣的綠色標章一樣，很有指標的意義。台灣的外銷廠商如果沒有拿到這個東西，一律不能外銷。我們也會要求其它國家的產品如果沒有拿到環保標章，是不能夠外銷到台灣來，這是對環境有益的規定。

關於環境主權在童的概念：五歲以下的兒童佔總人口數百分之十，卻承受百分之四十的死亡率，因為兒童不是小的大人，他們需要有更好的環境才能生存。聯合國為了兒童開一個世界兒童高峰會議，波利維亞的十三歲代表說了一段話，我們是被剝削與虐待的受害者，我們是街童、戰爭孤兒、愛滋兒童，我們的心聲無人理，我們要求建立一個適合兒童成長的世界，所以這次高峰會的主題就叫做適合兒童的世界。

關於兒童高峰會的發展情形，把台灣做一些比較，台灣當然已經超越所謂的溫暖梯。可是台灣有台灣的問題，台灣的兒童有兒童的問題，例如吃太飽或體重過胖的兒童一大堆，有些國家的兒童是饑荒而死的，我們則是吃的太撐。目前還有一些單親的兒童家庭，也會產生問題，至於外籍配偶的兒童，這些問題都要好好想一想。

環境難民的問題，包括環境病患、環境災民、環境移民與環境貧民。我們估計在台灣的環境難民，其中紅唇族有二百六十萬，這是值得探索的問題，因為這是台灣永續發展指標關鍵的一個指標，這是台灣才有的問題，或許其它國家也有，可是並不算嚴重。台灣的紅唇族還組了一個合法政黨，他們如果派出代表競選有可能會得到二百六十萬票，票數足以當選副總統，如果我們副總統是紅唇族，世界就會知道。為什麼說這個是台灣永續發展的關鍵指標？因為檳榔產業跟環境、社會、經濟都有關係，檳榔生長的環境與土石流的發生有點關係，再者因為檳榔產業所產生檳榔西施則是個嚴重的社會。雖然社會上對檳榔西施有正有反的意見，我們希望正反兩邊意見都要談論，檳榔業的產值每年有二千億，比雞肉、豬肉都高，二千億是一個很大的產值。因此檳榔產業涉及環境、社會、經濟的問題，而關於檳榔攤所形成的問題，其實也有兩面的說法。我們有時候會研究檳榔攤的社會功能，其實檳榔攤的社會功能很值得探討。譬如在高雄或在台北可以到檳榔攤去買機票；高速公路的野雞車業者，也把檳榔攤當作他們的中繼站；檳榔攤同時也可以擔任郵局的角色，或是快遞郵件的中繼站；如果你不知道路，你也可以找檳榔攤問路或尋求幫忙；甚至警察要找贓車也都靠他們。他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都設在重要道路的旁邊，所以它也是警察局的眼線；不要忘了馬路上很多車禍，很多不曉得是如何發生，都是他們叫一一九來救的，所以他們也是醫院的外圍組織。也許因為這樣的愛恨情仇，警察有時也不知該如何處理檳榔攤。如果我們可以把他們正面表列，就像台南在前一陣子舉辦金馬影展，台南市長特別買旗袍給檳榔西施穿，她們穿起旗袍也婀娜多姿。類似這種想法，檳榔攤如果合法化，可以改裝成一個個小蘑菇，檳榔西施，只要可以穿的非常文化，當然也可以販賣歌劇的入場卷，就像國外一樣，如果再提升他們的英文程度，她們也可以變成一個旅遊的窗口。我的意思是說，讓這些檳榔攤產業，慢慢變成文化化，本來是百分之百賣檳榔，未來轉變成為只有百分之五十賣檳榔，甚至到最後乾脆不賣檳榔。只要他們改賣其他產品的所得，高過目前販

賣檳榔的收入後，自然就會想要升級轉型。基本上，社會上沒有人有這樣想法，大多是打擊檳榔業者，說他們所作所為有多麼不好，當然會有一些不好的東西，可是我們必須要超越目前的程度，讓檳榔西施也有機會升級。

台灣的發展現況，我們已經達到超越的目標，但是我們的兒童人權，還是不及格。關於外債換取自然，剛才有講過小朋友也可以參與，兒童可以來協助償還外債，當然兒童公投也可以做，國民信託運動那個龍貓基金會則是一個成功的案例。關於環境人口惡化、自然的權利這方面，我們當然也可以做，所以我們必須展開一些行動。

「盤長」是中華文化的脈絡下最古老的生態符號，盤是空間，長是時間，只要空間對、時間對就可以永續發展。為什麼現在會發生這麼多的土石流？空間不對，時間也不對，只要時空弄對，就可以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台灣的永續發展所談的，有時候並沒有跟環境相結合，各位看看台灣目前誰在推動永續發展的工作？短氣度已經成為新台灣人的文化行李，我針對這一方面寫了一篇小文章，投書在中國時報上，文章的特點就是說台灣人現在企圖在最短的時間內，手段不拘，將個人利益最大化，置公益於不顧，造成公共領域的失靈。台灣很多駕駛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駛路肩也是類似情況的展現，根據調查台灣高速公路的車間距離是全世界最短的，間隔過近就很容易發生車禍，這是公共領域失靈的現象，只因還是因為私利的關係所引起。

再者，所謂「高峰結束、低峰開始」，是說我們參加2003年的世界高峰會結束了，低峰指的是民間團體，需要開始推動一系列的活動。2003年我們所組參加世界高峰會的團隊，我是民間團的團長，葉俊榮老師則是政府團的團長。我們訂2003年為永續台灣的元年，政府也非常同意，我們一起推動永續台灣的活動，台灣雖然不能加入聯合國沒有關係，我們自己成立一個United NGO，簡稱也是UN，叫做地球國會。過去台灣有很多地方在培訓其他國家的農耕隊，培訓的成果很好，我們應該善加利用這種作法，選定適當的地點，作為我們培訓世界各個非政府組織的重鎮；換句話說，台灣邀請他們（NGO團體）來受訓，然後把他們送回去時，他們就變成台灣的代言人，不是嗎？所以我們很希望好好推展非政府組織的運動，並組成一個地球國會，這個地球國會不是代表國家，而是代表海洋、河流、湖泊等等超越國家的限制。綠色和平組織代表海洋；國際保育專家珍古德博士（Jane Goodall）願意幫我們代表動物，因為她長期擔任黑猩猩的代言人，她自己也成立一個基金會；在台灣有很多的團體有人要捍衛蝴蝶，只要是有關環保的團體，我們很希望能夠多做這方面的事。我們現在跟葉俊榮教授談，讓外交部也參與這個計畫，提供一些經費來做這些事情。

去年政府針對台灣的未來發展政策推出十大不永續的政策：國發計畫，其中百分之六十的經費為交通建設，以短線操作為考量；經發會所提報告的結論是沒有環保考量的不永續結論；包括蘭嶼核廢料廠方面，繼續做為台灣違反環境正義的世界個案，達悟族同胞繼續做為環境難民；核四案方面，非核家園繼續推動，核四繼續興建；工業區政策、科學園區設立方興未

艾，傳統工業園區一片荒蕪，所以最近我們正在思考如何使用一些荒蕪工業區，看是否可以將其轉化成為世界重金屬音樂的中心，因為這些荒蕪的工業區，四周一片荒蕪；農地釋出政策，則促成更多的建設性破壞，會考慮生態用途；焚化爐政策繼續燒出戴奧辛，落入簡單現代化的迷失；山林政策繼續姑息山老鼠，創造生態破壞產值；檳榔政策，故宮與檳榔西施成為台灣兩大觀光景點，檳榔成為台灣不永續的關鍵指標；旅遊休閒政策，生態休閒，不生態成為「羞閒」。以上是我們民間團體對政府政策規劃的批判，無論如何大學教授都要擔任永遠的反對黨。

印度的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曾經說過：「如何對待弱者，就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指標。」如何對待弱者、女性、兒童、原住民，甚至對待不會講話的生物如招潮蟹、流浪狗等，也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指標。什麼是正義？正義就是我的更好，不會造成你的更壞，這是一個衡量正義的指標。唯有謙卑才是培養土地倫理、趨吉避凶的基礎，人類不是由天降臨的神，而是由地上升起的爬蟲類，人類千萬不要自以為很偉大，而要製造好人的秘訣沒有什麼秘訣，就是讓他們在大自然中長大，環境變好，好人就增加。依照羅斯福總統的想法，他說要創造一個偉大的國家，必先讓他的國民具有偉大性，換句話說，要創造一個永續台灣的社會，必先讓社會的成員具有永續性，用這樣來相互加持，功力才會大增。

以上這是個人1992年在巴西，2002年在南非，兩次參加聯合國高峰會的一些體會，希望能夠跟各位相互加持，功力大增。

【Q & A】

學員：

想請問有關兒童學校的問題，剛才有提到兒童投票的部分，就我所知日本是一個非常有環保意識的國家。他們特別提到有關住民的自治與團體間的部分。我比較好奇的是，因為我們知道他們住民投票有些成功的例子，其中一個最有名的應該是東京都裡的某一個區，這個地區的人民自己討論要不要建焚化爐的問題。想請問老師，目前為止辦過了五次兒童投票當中，所投票的議題大概是哪一部分？還有所謂的兒童投票有沒有年齡的限制，因為有熟讀過或稍微學習過法律的人，都應該知道投票有一定的法定年齡限制，我知道日本公投投票的限制是十六歲，他們住民的範圍比一般法律規定更寬大，甚至包括外籍人士，我想請問是這部分是不是有限制？還有，老師剛才所提到的，我們人權跟中國產生衝突時，我們要如何處理？好比有一個著名的案子是「美墨鮪魚案」，其中墨西哥那個案子最重要是他的年收入跟美國相比，當然是比較低，他們在那種情況之下，他們並不是故意要去殺海豚，可是在他們將漁業發展視為經濟考量時，會不小心因混貨而導致海豚的生態也遭受危險，在此部分老師對這個議題的看法應該是如何？

學員：

我剛才聽到一個問題是，海豚會混貨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大家都知道海豚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動物，主要是看你是用什麼樣的裝置去捕獲，所以我才認為不大可能會有混貨的現象。

王俊秀教授：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對話，在前面的部分涉及到地方自治，當然與法律有關。很多兒童公投是用在教育方面的議題比較多，把它當作環境生態教育，這樣就跟原本制度設計的理念比較不會產生衝突。我的意思是五次的兒童公投裡面，都是聯合國支持他們那些國家來推動的，所以我才說我們應該以相對議題來做公投。那些都是個案，並非每年都辦公投，因為沒有放在制度內的緣故，如果放在制度內的話，就會跟憲法有所抵觸，因為涉及到投票權，他們就會把兒童公投的對象鎖定在有投票權以前的小學、中學與高中這些人；而範圍則鎖定在獲得投票權以前比較切身的環境、生態的教育；換句話說，有投票權以前的小學、中學與高中這些人參與投票，等於是學校的一個環境教育延伸。此外，加拿大也是一樣，甚至非洲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用這個方式來做為兒童公投的對象。到目前為止，日本的制度設計，在有些地方的兒童公投就變成諮詢公投。我們現在採用的詢諮公投，在進行政治公投以前，我們為何不先為兒童辦一次公投，到時候再來做所謂的政治公投。在五次公投裡的議題，最有趣的是姓名權，聽起來很奇怪怎麼有人出生沒有姓名，由於非洲有些國家的兒童出生後，根本就不會去報戶口，這種事在台灣是理所當然的，但在非洲許多地方因為當地人有的生太多小孩，或是有些根本長不大，因此沒有人去報戶口。有一個國家提出，認為我們需要有姓名權，不管你出生在幾天之內，乃希望把姓名登入，不管以後生存多久是他的事情，於是有一個國家把姓名權當做公投的議題。幾個國家則是認為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因為很多非洲國家有童工，他們認為兒童應該去學校，怎麼會到工廠做工，於是主張兒童有受教權的想法，也放在公投裡面。

很遺憾的是，前面這幾個個案，都是我們認為比較落後的非洲，尤其是幾個推動兒童公投的先進例子都在非洲，到最近才有像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出現。加拿大的公投問題是開放的，有人討論過哪些東西是政府應該優先去做的，集中前十個公開討論議題，裡面竟有六個都是涉及環保、對生態的議題，然後這些議題就被納入相關的政策裡面，包括列入他們的市政方案。以上是兒童公投的部分，重點還是沒有一個國家，真把兒童公投當作選舉一樣認真，大多數國家都是配合聯合國的兒童公投，例如加拿大辦完兒童公投之後，再也沒有再辦。所以兒童公投顯然在法律上還有很多議題可以談論。如果放這些議題在教育的上面當然可以做，把他當作諮詢公投，知道兒童在想什麼，因為我們都認為兒童沒有受教育或意見不成熟，可是你也知道在台灣書唸的越多越沒有創意，這是很多心理學家這麼說。有時問問兒童的意見，因為他先天上沒有受到污染，說不定對他會有些好的想法，我們也許應該給他這個機會，這跟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

另外關於動物權與人的部分，至少在自然的權利方面，希望我們也可以幫動物或植物，設身處地為他們想一想。到目前為止還都是教育的層級，我們以前都沒有這樣想過，是不是應該現在開始做。所以有幾個是動物權利的個案，還是很少，在所有那麼多案裡面才二十八個。不過具有一些指標的意義，原告竟然是動物，這是值得探討的內容，因為過程比結果重要，亦即是一個典範轉移的過程。剛才講到魚的

問題，其實另外也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麥當勞只要有二十件抱怨同樣的東西，他就必須召開董事會。魚堡使用到流刺網所捕的魚，就會引來抗議，更不要說裡面有海豚，有人就在董事會上提出抗議。甚至抗議廠商不該使用保麗龍，這種發展慢慢的連台灣廠商都不敢再用保麗龍，開始改用紙。這樣的企業無論如何都要有這種機制，只要有人抱怨就會改變，這跟魚當然沒有任何關係。

最後，我再補充一點，有關數位化的環境主義運動：網路發達之後，一根指頭可以參加運動，這在以前根本沒有辦法。最近我參加好幾個會議，其中有一個團體叫做「熊貓護照」，我手頭上就有一本虛擬的網路護照，他們會將現在比較重要的資訊隨時通知你，甚至某些國家有某些的魚類、動物受到濫捕或森林受到砍伐的消息。譬如最近日本用科學的調查在捕鯨，卻使用研究的名義在捕鯨魚，於是國際上保育團體便會串連相關組織，並通知所有成員說日本又開始捕鯨魚了。這些組織提供十多封信的格式與內容，包括海明威型、莎士比亞型，內容差不多，不過型態也不一樣，讓有興趣的人可以從中挑選其中一封信件，然後在信的底下註明國家及個人的全名，然後只要按一個鍵，就可以向日本總理表達抗議，並將其電子信箱塞爆。不管日本總理的反應如何，也可能他已經麻木不仁，可是透過這種手段，凸顯很多國家的人民都在關切這類事務，並利用網路表達抗議的態度，也許沒有很真的實質意義，不過我們能夠做的就儘量做。

事實上，數位環境主義，與動物權也有相關，到目前為止，各位一定同意，我們現在所保護的都是巨大的、可愛的、性感的，我們保護大的熊貓、大象多可愛，其實也要落實到比較基層的，很多的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像魚、動物權的問題，希望有機會可以做一些討論，其實在法律上還有很多的爭議，但是無論如何，如果用人的觀點互為主體，那個過程會比結果更有趣。這也是我強調典範轉移的過程，它慢慢在轉，也許是一個未來的趨勢。（本講座內容發表於2004年2月11日，新世紀台灣聯合國學苑，由陳雪琴、蘇芳誼紀錄整理）◎